

T 2259.7/420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僉

都御史

公未冠特官判股愈母疾以孝聞

李文正公撰傳

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為令巡河南

宣滯理枉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

江西通志

天順政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

法下獄死聲益振午刻忽臺囚五十餘人劫獄走

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母出行者使號詣

塔洲大學漢林  
圖書室珍藏

#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僉都御史

公未冠時嘗割股愈母疾以孝聞

李文正公撰傳

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為令巡河南宣滯理枉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

江西通志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死聲益振午刻忽臺囚五十餘人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母出行者使號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塗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爲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

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爲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爲山東按察使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究得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歛屬鍾子啓歸葬焉憲宗踐祚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爲

災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宜等可用朝論譴之

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劾公督捕公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滅九百餘人又竝江高山置邏堡爲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真衛指揮卒閔不可解公撫卒令勿譁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覈南京諸曹不職者三十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

言行錄 卷之三 五十五  
上杭盜起勅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俘四百餘人  
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募亡命為不  
軌公慮與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杭溪  
南里置未定縣衆多其功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  
骨納勅符以去 並傳

公成化間乞終養歸貫溪山築菴閒亭逍遙其中  
起捕閩賊賊承詔出早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  
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曰歸去來兮  
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  
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句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

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

玉池談屑

高公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  
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退再起功成疾作  
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幾有三宜去司空圖  
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  
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退不為矯  
情者盖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才卓卓  
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  
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傳論

# 王信

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龍齋見河衛千戶累  
功陞都督同知

公父忠征迤北歿于戰陣母岳氏生公甫半歲持  
節育于成俱以公奏請旌為忠節

尹直撰神道碑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于西直門外以功擢

永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遷

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賊犯闕公戰于東市遷指

揮使被簡充文華殿侍衛成化初用王忠肅公薦

鎮通州改守倒馬關修治城堡虜不敢近

李文正公

撰墓誌

公守荆襄丙戌春石和尚劉千斤僭逆荆襄震驚公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主師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

神道碑

公鎮臨清無管倉糧凡公私利病止盜安民及河道閘壩廢墜等事悉以區處公晝夜巡行不憚寒

暑大姦肆惡立加誅戮決獄明慎請託不行

廉仁錄

公鎮湖廣榜示禁條剗易舊弊

詔詢軍民機務

公條陳八事口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連遭水患禾稼漂淹鄖陽新築城垣衝塌過半軍民有愁歎之聲倉廩無儲蓄之備將來之患可不預防因言一慎專任以利民情二實倉儲以備兵荒三修兵衛以圖無患四禁科罰以省財用

朝廷嘉納悉見施行

神道碑

永順保靖二長官夷世相仇公諭以威惠尋自解



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滅之公  
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諸苗犒以牛酒且詰  
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虜使徵索故作亂今  
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顧敢反耶因請為  
公舉肩輿以示敬

墓誌

辛丑公上疏謂湖廣蠻夷雖曰腹中之蠹實無能  
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但  
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  
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  
惟死及無辜正恐致傷和氣城池器械武備之急

務當修葺完固整飭犀利以防有警田地高低不  
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餓糧已空機杼  
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  
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  
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  
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  
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於所司

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  
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  
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

廣乎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公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息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條肺肝少盡區區耳及任抗章乞休不允公益思奮厲運河公私勢要奪水病儲一裁以法不少假借帥府舊有湖前官漁利其中公卽開通以洎運舟疏放蓄洩日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公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闕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

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

並碑

公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昏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筭無華麗之衣厩無肥良之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尚玩一無所好

曹御史璘稱公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東山劉忠宣公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提學沈副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譙厚

言行錄  
如祭遵嗜學如杜預處事鑿鑿乎是非利害如趙充國實不愧乎古之名將

並廉仁錄

秦紘

襄毅公

字 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保  
戶部尚書

公初為南道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後以事忤  
軒公輒疏公不職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知其賢  
薦知雄縣歷嘉穎二州俱有惠政

事畧

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賈賣吏民  
畏愛後總制三邊有績

雍大記

公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

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綃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鎗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首伏罪稱公賢不置上釋之

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而不法公具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挾戚畹于內降冀減其贓且披他事誣公以圖報復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端毅公時在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為戶部尚書公為都御史風采益峻御史姜紘輩不職公劾之皆貶謫去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

公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並事畧

威望剛正爲時名臣

陳鳳梧鄉賢錄贊

丘濬

文莊公

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少保  
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  
傅

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  
文正公仕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已之道不  
仕可也耆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  
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肅公撰墓誌

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

之迹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從實書之

時經生文士爲文以竒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德者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諸儒所言

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于傳註語錄學者猝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上覽之甚喜

公在位務以寬大啓上心以忠厚變士習凡人

言行錄 卷之三 六十四  
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  
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  
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  
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  
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  
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  
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廢官當黜者幾二  
千人乃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

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盖用公之言也

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  
公有聲于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  
故其見于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  
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於其位盡行其言相業  
豈三君子所及哉 並誌

公穎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為己之  
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  
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  
端 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

出其右者乃不得預名臣之列議者惟以與三原  
王公晚年相軋爲媚疾計聞始于內宴坐列丘以  
內閣王以冢宰各執已意致隙適御醫劉文恭援  
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因噉王公䟽摺其短以  
丘密授風旨王亦尋致仕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  
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此直陶靖節之間情賦  
寓情文墨耳宋洛蜀黨禍亦自譏諛之一言夫以  
東坡固失矣伊川豈盡爲得乎則二公是非判然  
矣

理學名臣錄

先生之學博極群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  
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

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所著書于大內用  
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爲國師門  
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  
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  
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  
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爲虛生也已

蔡清  
祭文

程敏政序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  
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  
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



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  
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子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  
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爲空言蓋先生之  
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泰和羅璟跋公世史正綱曰先生博通萬卷著書  
滿家其大者大學衍義補皆治國平天下事蒐羅  
今古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上之朝廷

聖天子嘉納獎賚有加仍命福建刊行又有世史正  
綱始秦終元千數百年之事皆正色書之爲天下  
後世之正論亦數萬言所以明君臣之分父子之

親男女之別至于華夷之內外猶切切焉然此論  
之正人皆有之特以怵于大勢利而忘之忸于小  
不忍而忘之稔習于聞見之末浸久而忘之今此  
書一出直而不婉學者得而讀之幼以涵養此心  
壯以振作此氣知正論不可一日無正氣不可一  
時餒凡有所言有所行一正氣所發則董子所謂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不由于此耶挽正氣于筆端扶綱常于萬古若  
先生其人豪也哉

何喬新

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公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桎續長  
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  
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  
金失內夏外夷之辨為周撰中規所竒而沉晦周  
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為準其學以窮理為  
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為

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  
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

林俊撰  
神道碑

公髫齒時已有出群器識曰惟從事家學而問辨  
出人意表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  
沮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宜書  
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  
如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而仕  
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周畏庵集

公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表錦衣伺之

無其隙大奏讞大制作皆出其手在閩奏減銀礦  
課額蠲半租以無病於民而實其稔惡土豪尤者  
交番薛者干獄在河南黜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  
令者二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  
訟乙毆死誣服公讞之曰肆櫛比民居毆必有聞  
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見驗果拾甲沙泥乙得辨開  
封並郡竟歲飢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  
前後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  
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戶北虜  
犯邊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邊將圻輔

震驚紫判居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之險為必搗  
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  
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數  
人革官削印而遷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奪民蘆  
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錄罪囚第徭  
役行賤糴經猷注措皆翊正國是贊畫太平之大  
端

墓誌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  
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捃摭報復故多憚難為惟公  
任其司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

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  
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袁彬囑公右首  
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銜之嗾刺事旗校百  
方捃摭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公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  
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  
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  
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  
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  
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嘗薦閩職

賸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  
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  
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  
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為廉蓋性然也

齋瑣綴

姜

公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

琬琰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儗之范之文正忠宣可  
謂世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可  
謂人望之重嘗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診視遣中

官賜酒米蔬穀可謂眷遇之深雖祿世二品已即  
貧而義利界畛截不可犯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  
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己而聲色澹然

神道碑

公性剛介寡與筮仕即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  
愛憎為賞罰守其誓終身不渝掌刑曹屬吏畏其  
嚴明拒絕請托或脅以禍福皆不顧所著有周禮  
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沒後有司請  
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  
既無媿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  
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教然亦稱其情云

江西通志

耿裕

文恪公

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

清惠公之廉德重望雖登華陟要不媿為儒播在  
天下著之 國史今青崖公為史官為祭酒為禮  
部世守清白為儒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乎

李文正公書家藏公牘後

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  
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御史汪宣奏疏

言... 卷之三... 十一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  
楨有開厥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以續惟清  
惠公謇謇名臣懿行峻功委祉後人山川秘靈載  
萃于耿篤生我公風骨秀整沉浸書史務探本原  
弱齡飛騫甲科諫垣乃遷禁林掌 國之史文詞  
醇深維古是擬乃長國學挈化之樞模範端良維  
衆所趨乃遷少宰乃改宗伯未秉國鈞彼爲我阨  
孰堪留鑰輟公而南民恬卒嬉維公具瞻戊申之  
冬

天子求舊詔趣公來在朕左右公踐舊列直哉惟清

媚于神人上下以寧容與有年仍躋上宰公辭不  
居 帝曰無改公曰 帝德何以報之臣維盡瘁  
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黜爰陟孰材短長爰繩爰  
尺凡是用舍奚愛與憎惟理之若

帝命是承番番在廷羽儀多士宮保載加寵眷彌至  
胡不眉壽遽此弗祥俯仰晨夕而公殞亡百倅嗟  
傷當宁震悼天不憖遺奪我元老維公群行綽有  
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涑水之儉安陽之忠蕙  
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  
公以爲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不如古人公以爲

魏才難之歎在古則然猗今之世敢謂無賢考公  
平生儷美往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

明天子憫邨尤勤贈官加賻以勵具臣節惠易名曰  
文與恪質諸幽明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先  
漸濡德義各亦有年爰酌一觴以寫哀悽公乎不  
亡歆此殽醑

諸壻撰祭文

# 鄧廷瓚

襄敏公

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左都  
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授淳安知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  
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  
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上會丁母  
憂不果

吳文定公撰碑

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  
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



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解舍  
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  
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敕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  
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  
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  
首悉數輩赴京寇旣蕩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  
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  
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

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  
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凡所條陳  
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  
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  
所建白也

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  
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  
撫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  
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  
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

祥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爲常往往  
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  
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度軍  
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  
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龍水爲賊巢宜卽其  
地設千戶所謂遣新軍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  
以爲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  
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  
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  
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  
廣竟亦無事

公自爲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無疑雅量廓  
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  
莫能及也

並神道碑

楊瑄

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浙江按察使

天順初 英廟復辟公時為御史印馬于圻內民群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于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公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天意先入譖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按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子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揚文懿公撰墓誌

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禦衝所之裡外海塘徠眺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而海鹽縣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

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舡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為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  
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蚕桑以爭民利諸婦女  
毋入寺觀以墮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察案往問  
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為之慟哭流涕而不能  
已豈獨為公悲也哉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  
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效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  
凶於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忠勞蔑如建  
景泰末誠所謂惠懷無親者矣天下非  
其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并髦景帝魚肉其

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為慟哭流涕而不能已  
也嗚呼二凶是舉豈逆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  
圖改王之兆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  
公露章顯斥濱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謹之臣至曾  
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  
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  
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富延及于來  
胤未已公非以忠謹著則雖他有表見豈能若是  
之焯焯後世決不可泯哉是亦足以為萬世人臣  
之至戒至勸矣

並墓誌

公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以劾

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雲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

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尸葬之

金川雜記

張寧

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汀州知府

公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精恐飛去之句人已識其不凡

徐泰撰家傳

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置第一不遂批其卷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者走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嘆曰是之謂天馬行空步

驟不凡者

夏時正撰墓誌

授禮科給事中蹇諤自將遇事卽言宛平縣以買辦繁重奏乞踏勘大興宛平鋪戶均平坐派公奏法出弊生踏勘莫若節省以甦貧困

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咎考官公奏元宰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竦然

英皇復位方勵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恭默思道用祈消弭公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秕政苛法所當改革芟蕪者悉奏舉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

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畱意優詔允答

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逞特迎駕之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舉奏無避聲焰減戢上以是知公稱公不可多得

朝鮮國讐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朝廷將往

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旣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勅諭急差追畱取便



進止時次遼東公拜敕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卽  
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陣直前旣至尊揚威德陳  
譬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重

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  
知言也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  
等官言宜取巡撫都御史王竑李秉回京從宜任  
用奏定增添天下鄉試舉人名額並俞允有建言  
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公言孔子道大德尊所  
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

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太監覃苞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  
咸勸公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與覃語頗洽公語  
一不及前事覃始大不悅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尚書姚夔歛  
會大臣枚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公奏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  
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  
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  
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謫邊方公

會六科申揀大忤李姚二公會兵部保公與翰林  
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輿論方宜之乃得旨各陞  
知府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高名千古重如山  
之句再誦贈公 並誌

公至汴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厲民弊政革之勵學  
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卹孤獨禁  
游惰民方安之而疾作矣在任幾一年歸時年甫  
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秉侍郎葉盛  
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  
公敦勸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于請蒞

臬士夫東西行者未嘗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望  
隆朝端名震海外德惠被于郡邑行義孚于鄉鄙高  
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豈非一代之偉人  
也哉 家傳

公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公文以  
南人忌之抑置二甲旋拜禮科給事歷都給事中  
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  
獨召公論事公從容論奏多所裨益 英廟每對  
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公會旻駕不果成化

初王公竝復入

朝首薦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遂假歷  
練之說出公知汀州公素負經濟景泰天順間為  
諫官第一 姚鏐撰名宦傳  
石谷吳伯通序公文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  
時跡頗與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並  
傳無疑

彭韶

惠安公

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改廣東司署員外郎有張岐  
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  
才力論其不可而願 朝廷收召王竑李秉葉盛  
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事中毛弘言公持論雖  
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

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

言行錄 卷之三 全一  
衛官往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  
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  
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  
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  
則資高仰以裨汙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  
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  
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詔獄科道文章  
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  
其奏 並宋端儀撰行狀

星變公上疏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爲陛下嗣位  
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  
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  
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成  
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  
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  
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  
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慮防之意  
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

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  
克進貢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  
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  
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  
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  
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  
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然  
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  
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蒲陽文獻

陞四川按察副使所至平寃滯黜奸蠹敦風俗恤  
民隱廉而不激明而不苛蜀人畏而懷之至今數  
賢廉訪必首稱焉

開邑劉某與其族爭里役陰嗾安岳扈氏焚滅其  
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府久不夫公訊而服定遠  
曾某乘其從兄避盜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群小夜  
殪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訴于公公訊又服  
淫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碎其像易以趙清獻  
公神主寅采相觀濁風為之一變

林俊撰神道碑

陞廣東左布政使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  
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公疏言自古明  
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臣以此事上為  
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及大也監舶內臣韋眷請  
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為造辦貢獻之需公  
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于昔者蓋因害財之多  
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  
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將  
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半以後逐年停罷詔減其半  
太監梁芳弟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採禽鳥等  
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公疏上疏言狀忤旨調貴  
州布政使濱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  
親有追送數百里之外者

陳公甫以學行有聲于時公薦于朝曰國以仁  
賢為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顧於獻  
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寶

召為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  
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

並行狀

孝廟初臣寮交薦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

端毅起爲吏部尚書公爲刑部侍郎奉詔巡視浙西劾罷守臣一人尋兼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鹺政䟽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倣鄭俠流民圖圖竈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端毅莊凝重靜人不敢于以私

神道碑

庚戌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公於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

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遮掩外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宥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綱獨斷褒良善

而親忠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必由已出終篇又言 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周溥願陛下執其要焉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先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目

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之

陞刑部尚書時安遠侯擢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厲吏公抵景于法奏褫其爵景挾戚畹于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用擠秦于危地公執奏不易 朝廷不以公爲然復下大旨免其餘欠公復疏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



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賊數十未及一乃特蒙  
恩盡行蠲宥海內聞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  
之其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  
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  
樂公所為者摘公官屬細故怵公公不為動會充  
早求言公復陳時政得失二事乞速斷荆庾人之  
事正內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陳軍民利病二事  
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酌量優免陵戶差  
役皆時所難言者

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者為宗務清明  
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  
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  
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頽  
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  
抵家半載邈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  
可善其後而減宿咎哉

並行狀

林俊褒異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  
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  
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

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  
事節槩皆屬心焉韶沒有贈有謚仰悉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緯道適中和危  
言峻行廉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  
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  
盛得謚為文彭韶宜無所靳况吳訥謚文恪魏驥  
謚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  
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為國  
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没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  
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

服中外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士論稱  
快

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王竑秉節剛  
勁可寢大姦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  
世之所謂君子也

鄒智薦疏

公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  
歷四省兩直隸人愛若親父母巡歷願先入為快  
留則樂去則憂別則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璫及  
為眉山宜興二柄要不樂宜興至死猶追憾

皇明撫運世有文武元貞氣完岳降申甫烈烈惠安

遇我

英宗又我 憲宗又我 孝宗純誠允亮忠蓋始終  
邃學壯猶茂揚中外人有鳳麟國有著蔡弘治大  
老端毅椒丘公參其間千一其流基有唐虞羽有  
堯舜爰及都俞

天子之聖

帝念遺德曰予易名曰予贈祭曰予經營言則康懿  
言則惠安兩峯峩峩萬目之觀 神道碑銘

# 周經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保

公為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  
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為勞謂公宜跪請  
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蒞事必傳經義  
若卻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 先朝盛德事皆  
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改吏左侍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祥為參議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論之靈壽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弗得公會諸司具奏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踪跡為此草者以問尚書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為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

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莢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費公又言關征非舊且新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

言  
激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匱之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  
徭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賚  
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  
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  
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  
之玩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  
外人所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  
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木可羨

銀就京師顧役為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旁近民田  
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  
沮如此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  
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  
而此獨加稅人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  
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  
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庄  
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

請公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公少受學于吳政繹思吳既謝事歲致衣一襲銀

十兩終其身蔡知府霖卒申御史論罷官皆貧甚

並致優卹久不厭其敦尚義氣類如此自為小官

已志世用日侍莊懿公習聞天下事久置清散兩

薦為內閣不果入其為尚書簡任屬吏親為裁決

剴繁應變畧無稽滯而秉正執法不為權勢所撓

尤人所甚難者 並神道碑

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徇翔翰苑春坊者幾三

十年史局編摩貢闈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為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

士而已一旦

朝廷畀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

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

古大臣風

吳文定公序

張悅

莊簡公

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少而凝靜十八從進士陳文壁游篤學力行已為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偽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

請託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于以私者  
所獎拔或出新進徃徃取魁甲爲聞人衆神其明  
而莫測其所爲用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朝覲  
時中官尚銘在東廠任事衆群趨其門公獨不往  
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華亭縣志

爲工部侍郎 孝廟嗣登大寶在朝大臣相率上  
疏求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  
豈可以去言邪弘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  
大旱公陳遵舊章邨小民崇儉素戮冗食禁監罰

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

曹時中撰墓誌

在吏部尤爲尚書王恕所倚信凡有言無弗從嘗  
兩攝選衆議翕然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  
之雖中官亦加敬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  
延公寘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  
席其爲時所重如此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  
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息怨利害動其心嘗謂  
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  
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  
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



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  
豈有導書本行而悞者尚書王公去位衆望咸屬  
公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  
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縉紳表  
率者四十餘年

縣志

公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  
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  
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助薄俗所尚嘗有  
言揭屏問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  
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

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年譜

黃孔昭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  
工部右侍郎

公年十四遭父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  
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寧守賀  
浚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  
乃藉人薦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  
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為文選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

言行錄 卷之三  
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徃徃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法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卻去

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白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鶚旣歿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詔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為得人  
並吳文定公撰傳

吏部侍郎再缺諸大臣以公名借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  
舊居讓弟女弟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  
爲師歲出束脩爲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  
苟製所著有定軒集

並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  
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  
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尚書張悅又稱其學純  
有要志潔有爲公正無私追配前哲剛直無詘邁  
出等夷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 張元禎

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  
左侍郎

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  
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蹶  
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家偉器

憲宗初卽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  
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  
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

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又有學際天人之許

弘治初召同修 憲宗實錄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

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又掌內閣 誥勅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

孝宗忻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

王鏊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顙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歛憾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曠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為

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  
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稿為詩文始務奇崛勇  
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為人所重莫為  
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  
益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為貶抑要其  
中容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者固如此天每艱於  
生才才者未必用有如公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李東陽撰墓誌

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  
能百折之為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

異為同黜奇為平淡造詣蓋益深矣所交若陳布  
政士賢羅修撰彛正陳檢討翰皆以道學稱于時  
公入翰林未幾即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  
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髮鬢鬢太用或者始  
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  
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尼之深耶其亦  
命也已矣然公之名在天下固不得而掩也

神道碑

公三入朝皆以召命彼何人斯謂公躁競昔公臥  
家薦藁盈車未覩光霽徒切嘆嗟今公居朝讒口

翼翼良心未喪亦或昭昭公豈昔異實妨賢路欲  
尸公所匪公是惡公歿將期清議愈明讒者絕口  
惜者吞聲古亦有言蓋棺論定磨礮渾璞益見光  
瑩

費宏撰祭文

楊廉序公文集曰先生身軀弗長類裴度目如懸  
珠類東方朔細瘦類李賀神氣安定如山岳音吐  
朗徹如鐘磬又曰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于一世  
造詣高于一時其出言吐語固復絕于天下之人  
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  
讀先生之作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廉恐讀斯

集者或不免于詞章視之故於簡末僭丁寧焉

三行錄

不卷之三

一百五







